



漫遊文草  
四

ル 3
3351
4





門 凡 3  
號 3351  
卷 4

漫遊花草第四卷

山城 澤元愷弟庶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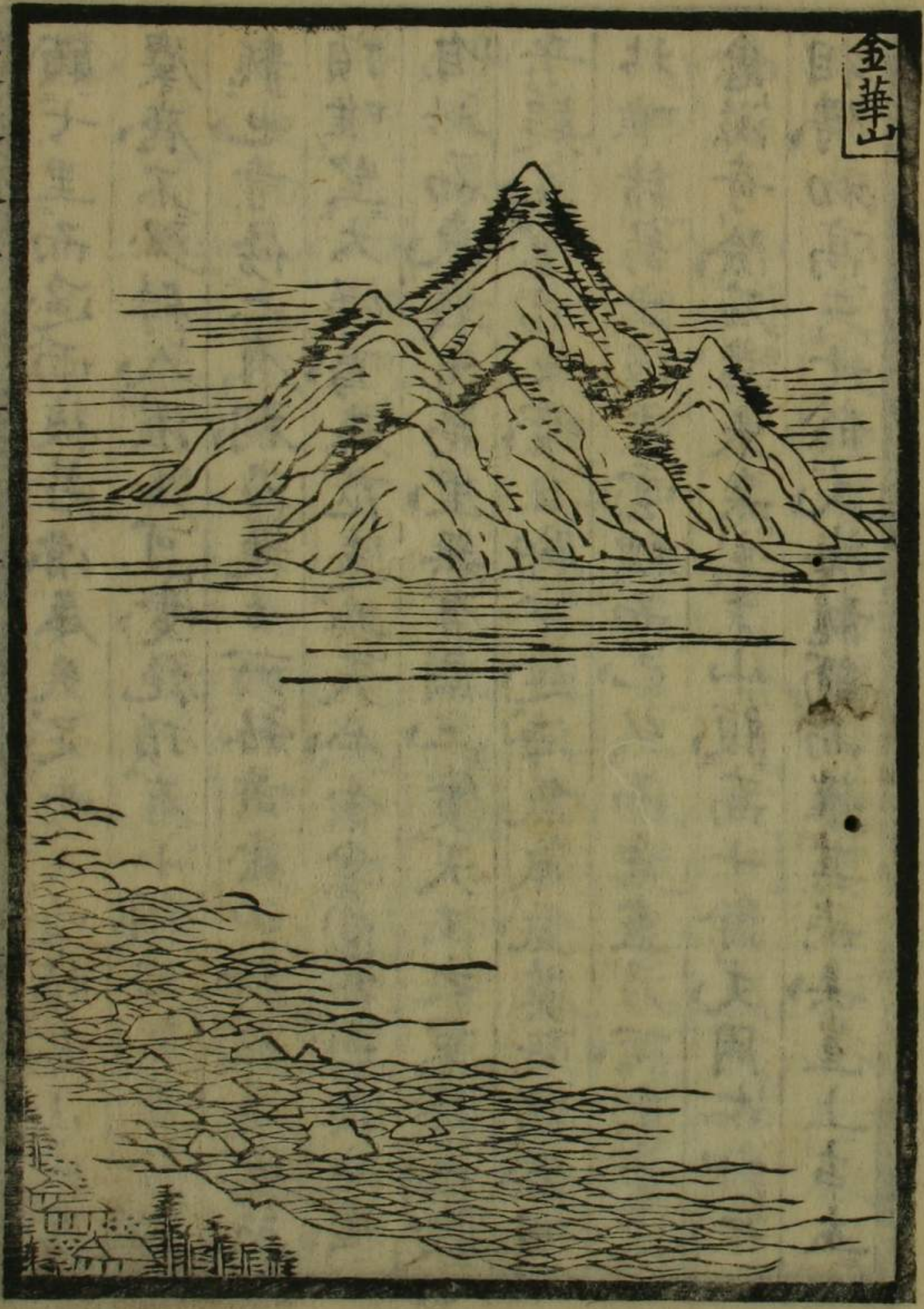
登金華山記

吾聞之天神氏之世，大道四極，以鎮大東之國，乃金華之山，是其一也。云古昔未有山，名天年，年陸奧國始貢黃金，改元天平勝寶，大伴氏化國歌以獻焉。其名金華，自伴氏之歌，初其山在奧之極東，屹然于海上矣。高不過百數丈，周回僅三十六七里，要一孤島而已。然為奧東之名山，不翅在我一統之志，亦

早稻田大學  
25.12.8  
藏

載以稱焉。但地之僻遠，游輿之履罕。至余以戊戌首夏望後五日，游初發，有富春六十里而石卷，自石卷至金華，又六十里許，山路巉岨，越嶺涉溪，或沿海岬而行，不復見行客。時聞鶉之聲，淫一宿而抵鮎川。林之距山數里，尚不見山。出村登一嶺，名曰駒嶺。上始見海山，疑非金華。已嶺下，海津曰：山鳥海路約六里許，似可一跳而至矣。是日夕渡海而宿山寺。厥明有雨，余向在鹽坎，偶化禱晴，待復舉其句耳。既而雨歇，雲收，沾沾無措，急請鄉道而發。自寺至山

金華山



顛七里而遙，雨後苔滑，屢失足步，唯慎耳。山中多麋鹿，不必辟人，濯灑可愛。絕頂有小祠，曰龍藏，祭海龍也。寺傍亦有祠，乃是古所稱黃金山神社是也。絕頂唯望大洋，焉森茫遠與天合。余嘗閱西蠻輿地圖，自此而東幾千萬里，無有國土，實天下之東極也。嗟乎，疑立霄寸之雲，自脚下起，海氣氤氳，莫所睹者，西北唯諸島出，沒于雲裡而已。久而意盡，乃下，則獸迹愈滋，奇險石華，表臬立于山腹，高十餘丈，周出如之。相傳初高二十餘丈，海龍觸而摧其半矣。豈上古立

此石柱，以定東極者耶？所謂四極者是耶？俗呼做水晶石，不知何謂也。益下益峻，時或扞蘿拔枝，而後下足。鄉道之僧，輕捷如猕猴，多不能從也。水濱有名大小通者，大通最雄壯，石壁圍三面，廣十數丈，高數十仞。風浪自千萬里來，激怒而騰揚，玉碎雪飛，若怒甚。將衝天而冲如百千，白龍爭先而登，然小通則大石重疊而已。太抵東邊皆巨石，大如夏屋，積而絕壁，不則甃而砌，莫非奇觀也。不然，不足以鎮大東之國焉爾。

平泉諸游記

余已登衣關之墟未嘗不慨然淚下也豈日本武尊之所陣耶其故址曰白鳥遠乎邈矣爾後阿倍氏之偃蹇此土十數年矣官兵屢斂隱如一敵國自非清武則之勤主雖以源奧州之武略豈易與哉至于藤清衡之霸于奧羽亦何啻唐季藩鎮乎秀衡表二世之資雄据一方其人沈毅勇略勢與源追補相抗平宗盛之甘餌烏得能致乎其墨謂之高館源豫州之閱構流落遂歸秀衡豈悔昔日不聽牛後之說耶秀

衡喜其歸已乃舉二國兵馬以任其驅使巨頭公莫敢藉手也其館址今有一小堂秀衡既薨憲子孫必不能守業遂遺命泰衡等國政壹聽豫州之處分泰衡暗弱不能守乃公之命文治五年受鎌倉容吉而襲衣川墨事出不意豫州自盡其部下多戰死龜井松即重保致命之處鈴木墓亦在其側僧辨慶之多加立死而不倒至今為止啼之語有辨慶堂而置其像焉泉城故址即古白鳥柵阿倍成道修而居時謂之琵琶柵忠衡據其地時謂之泉城秀衡多男獨忠

衡奉遺命而不黨遂為諸衡所殺鎌倉之討秦衡一  
舉石卵諸衡敗沒其事其骨湮滅而朽唯忠衡之信  
義口碑不滅遺骨配葬于祖先之壙誰謂天道憤  
乎未神川昔日流凍キタ稻山下與衣川合于此今川西  
移數里余徵古圖而知其然已阿倍賴時植花樹一  
萬株於東稻山麓故來神之謂之櫻川僧西行國歌  
有芳野外有此花向則文治年尚存可知矣中尊寺  
在關山之上東鑑載寺塔四十餘禪房三百乃清衡  
基衡相繼其志而成焉今唯存金色堂一切經藏金

色堂三衡埋葬之處堂內四壁皆塗金螺鈿珠玉今  
唯見其痕耳俗呼做光堂當年可想余聞之仙臺人  
曰寬永年仙臺侯命修補之因發而睹之清衡柩在  
堂中央長可七丈幅二尺有許其尸裹以白綾殉以  
雄劍一口鎮府印一顆它物不存基衡柩在左後秀  
衡柩在右後各雄劍一口忠衡首函高二尺方一  
尺半髻而藏其側云藏經三部即三衡所寄也今殘  
缺不全一部有紫金者有金銀交行者印板者最奇  
品其裝綾羅標水晶軸一函十卷函制之極精又有

十界曼陀羅<sub>ニ</sub>以紫金最勝王經文作塔勢緣邊著  
色畫其形相<sub>ニ</sub>極緻密其書蠅頭筆致可玩顏色如  
新余為之復想其盛世耳余在僧坊三日請而搨鐘  
銘以證此游按其序長治二年藤清衡奉勅創寺建  
武二年罹災康永二年改鑄云嗚乎亦未嘗不慨然  
淚下也五月一日化記於山日驛舍

松濤閣記

元愷遠游陸奧諸名區遂來松前古昔北倭之  
地即夷種巢穴也今則儼然東北藩鎮都城鬱乎依

山高其墨海是之藪江差函館左右化翼城下舩艫  
如雲舳艫相銜罔罟罾梁是民所業乃松前侯先世  
長驅被髮長鬚之異類所以開拓也至今數十百年  
奧民忘北顧之患勳之偉矣今侯憑數世之資武斷  
為政是以其士皆後臂引強趨捷徒搏馬則鹿超而  
龍驤鷹鷂號稱海內第一又有檢獨橋之良若夫操  
練以時三令如響馳騁儼然絕嶮之莪<sub>ニ</sub>而斃<sub>ニ</sub>  
羅搏麋鹿於是長殺短兵攘臂而靡之抗足以蹴之  
魂禘而自踢蹴應弦忽飲羽或窮飛禽之棲宿又陳



魚於海濱是其荒于禽而盤于畋者哉非用此造士  
不足制御悍夷也若不然如不佞愷至則虛已以問  
改其屈尊於羈旅豈能如是哉既見愷於正寢遂賜  
宴便殿便殿有閣名曰松濤乃燕息之所也因命化  
其記愷已授簡僊擲以眺退思其所以名者蓋有取  
于風者耶夫蘋末之微已怒乎土囊之口遠挾海潮  
而緣洋蹄天曰之阿來而舞于行松之間飄忽溯滂  
其聲藪々尔少焉衆竅逆之叱咤十里行松揉摩化  
濤方是之時虎豹駭怖鯨鯢深潛疾之左右侍衛為

之色失股栗氣震而走獨疾端坐歛衽以觀焉誰知  
疾之意所存乎其有取乎風者豈徒然乎蓋松前之  
為藩鎮以論蠢尔蝦夷有加刺拂多而北其地接東  
韃而鞞奴兒干女直新莫斯哥未啞諸夷彌私強鷲  
若有一日窺窬我邊乎則元帥于水軍者誰數百巨  
艦並進砲弩煩礮均發唯是火之為毒一舉而塵粉  
敵船唯有憑尔力已周郎困曹孟德之唯以此而已  
居治而不忘疾之思遠矣哉若不然瀕海之地朝潮  
夕汐日夜觀萬馬之白浪猶何取濤於松聲哉夫武

斷為政出則跨駿臂蒼跋涉山野入則延儒臣以問  
燕息之間之惟茲是其有取于風以名者是耶非耶  
言尚未畢疾輟然舉觴以授元愷於是謹叙其語為  
之記爾

游蚶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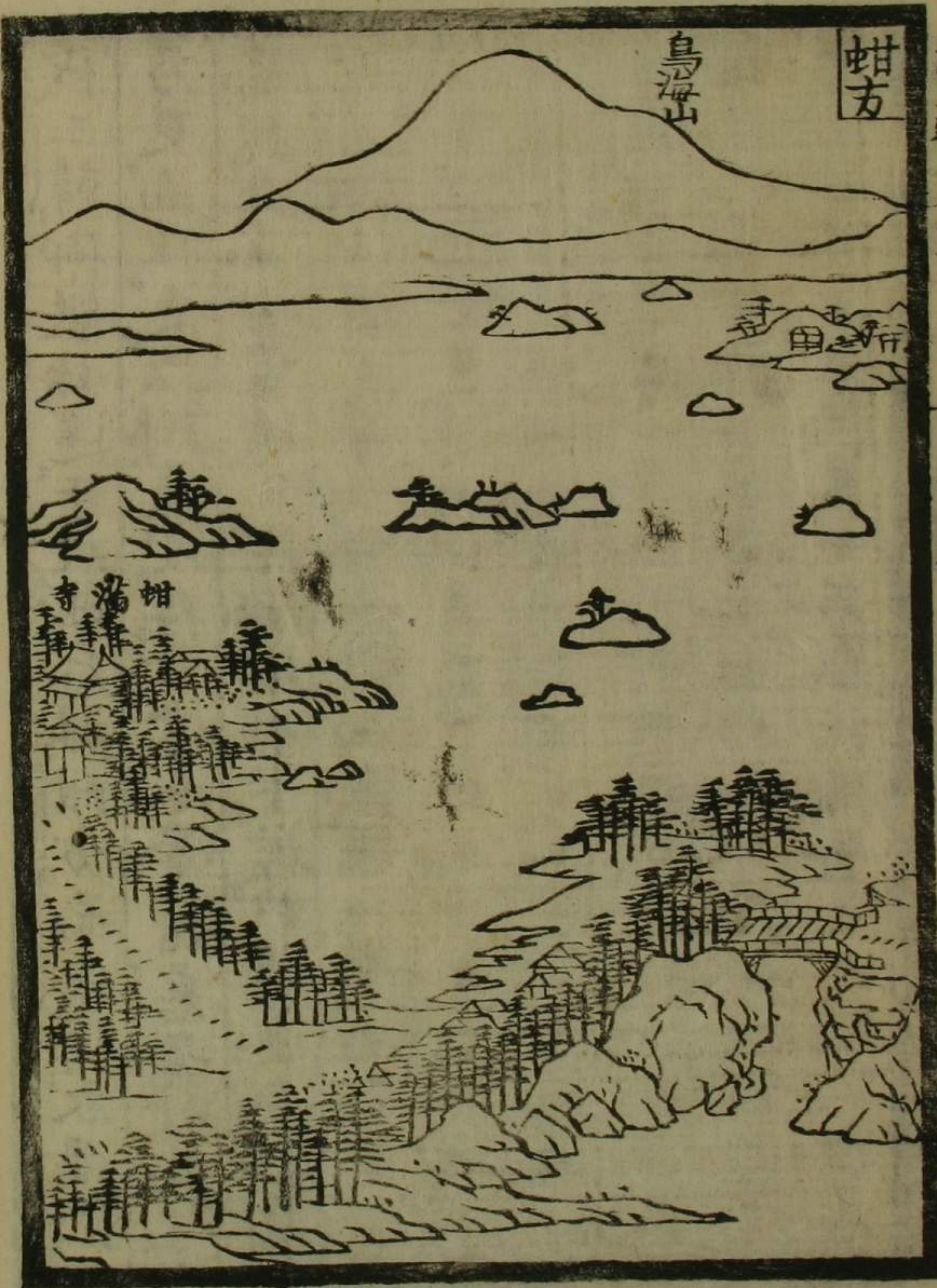
余游蚶方而信宿乃謂古人比之松島為勝僧西行  
真率其辭尚何溢乎將收行李以發寺僧來訪而懇  
留又替一日再游蚶滿寺枕灣而建其殿在千年  
已外云寺傍一小堂名曰挂袖相傳神功皇后歸自

伐三韓御艦始達于此地后游蚶方而樂御衣偶濕  
乃更而挂之松樹後人存甘棠之愛僧慈覺就而寺  
焉村老云古昔灣之深淵海舶下控於灣中今則厲  
揭矣潮汐所通者三所今淤而塞僅一帶而已是以  
潮勢不及古民隨而佃其變可知也下午泛一舫以  
縱觀寺僧指點洲名能因島因之所嘗占所咏國歌  
寔存放生島有小寺北條時賴微行海內之日所寓  
國歌十首皆賦其風景矣西行所詠櫻樹兒孫於今  
繁茂自餘不必記其小名磊落佈置天工猶入與其



高田山

九



蛸方

鳥海山

蛸淵寺

蛸淵寺

九

比之松島也。具微其水潺湲，宜釣宜網，亦可以寒裳而馮矣。是以意暢而快然，所以勝者在茲耶。古人之言果非溢也。余遠來而游，若無寺僧愛客，則自棄於所見，因請此記以贈，并自警。閏月二十五日。

草津湯泉游記

余久抱烟霞之疾，自謂非山水不可鑿也。嘗聞毛之草津有湯泉，能起廢，有奇驗，欲一浴此泉者久矣。偶得同病可僧，而余意先決，其人疑難不果，遂負游具於家僕，以七月望後二日發江戶，自板橋至信之沓。

掛直往二百許里，僻地有可厭風景，無可記。獨妙義山奇峻，未登而先知其靈境。爾廿一日發沓，掛驛北折，忽入山路，與淺間山巔咫尺。北風栗烈，寒氣徹骨，不可騎也。乃下馬而步，聞之淺間之高，與富士相伯仲焉。或然行十餘里，有巖曰狩宿，俗傳鎌倉公獵淺間之所次也。又行可十里，淺間忽焉在後，又面伯根而行。白根山又與淺間相伯仲焉。白根與草津相距六里，山皆硫黃湯泉，根于此云。得一小驛，曰羽尾，過此無有人居。山路阻陀，草樹不殖，為疏黃故已。

自沓挂至此迂曲登下六十餘里始抵草津連筵二  
百餘家乃湯之成蹊也民居如環之中有湯池流如  
大川先得一快日猶晡時賃宿而休濯足前槽槽上  
引流化瀑小大十有五高者二十許尺最卑尚十  
許尺浴者隨意拊患所槽中常數十許人自傍望之  
恰如禦中魚又似佛說所謂墮在焦熱池受苦者余  
不敢沒入輕瀆身而止翌旦飭畢輒往遂不免為  
魚為受苦耳自此日浴三四次為度兩三日後腹中  
微痛下利二三行但食日加是以意益暢三四日後

心下痞痛乃延鍼醫以療焉五六日後傷風頭痛故  
不浴因散步村中登藥師堂觀溫泉奇功記隨  
拙罕可取者然舍此何徵惟在夷狄引之亦  
記曰建久三年鍾倉公始浴此湯至今浴者輻湊行  
李往來秋夏之交動輒至萬人云今茲遠近有水災  
以故浴者少於常也然今畱宿者不下千數百槽凡  
七所治功不同然大抵諸惡瘡頭痛打撲寒疝積聚  
五痔癩風諸癩為主治泉為硫礬所蒸其味酸苦不  
可飲也飛瀑之湯最酷四十已上人不可專浴此槽

諸槽互浴為妙云若拊瀑者自頭盧至下部而後及  
患所起下而及背至頭亦不妨直拊患所動致眩  
瀑之大小強弱自擇不必勉強然小之多時不如大  
之少時也但禁拊胸腹及背面五六推也其在槽時  
勿躁勿向先定氣而後漬身稍就瀑其出槽亦同日  
飲湯一口不多飲多則動搖齒牙下利生害若便秘  
者飲一盃以取利余試飲之湯氣似有毒不復口也  
十四五日後有兩股舉丸糜爛出汁不治亦自愈甚  
者以綿包裹自然乾燥蓋浴之治疾以寬為善不必

拘臆數以愈為度浴次之漸加若虛羸過常者初來  
不即入浴一二日身慣地氣而後就浴此法最善時  
候以四月八月為善五六月七月亦不妨也是以草  
津言之他方固不在此限浴時浴後切忌房浴中不  
禁肉食但禁過酒浴二臆者將息亦二臆却禁酒肉  
油物三臆四臆以此為度此法亦極善倍以七日為  
一臆也此湯名於治癩故四方未聚殆不堪其穢但  
飛瀑如小輻不容其穢入是以不厭然斯疾竟不愈  
不亦可哀乎但腐爛者就瀑而洗其穢僅可延日耳

其深者頓促命期是故每歲客死此土不下數十人云

余游草津攜香太冲所著藥選一本未以取則於此得益固多雖然在門墻則覽豈無其辨乎蓋古人之於湯泉游也余嘗讀水經鄙注不言溫泉治疾亦不如此際多溫泉也上世我民溥樸山野固乏湯液之治於是百病一浴載疾山谷余嘗入蝦夷之地而想上世光景耳蓋毛之野可浴者數十所夏月游浴草津日數百人何盛之惟僻亦推笨其謂之古遺耶若

輦下兩都與通邑大城豈舍湯液而求治山谷哉其浴治者托之以游耳近時平安一醫有後藤生巧思施治遽發一微於直情首唱浴治奇驗其名高于一時大冲受業其門張皇一家之說著書建言其說謂但馬城崎溫泉為海內第一其地去都下不甚遠且巴人多和碓就人從此城崎常為疾之藪段使其說之是東與北垣之多湯泉渠豈咸履而試乎夏虫之斷適見其妄耳又其說曰地中有水脈有火脈其相交處乃成溫泉焉古人所謂硫黃之說地性之說

皆非也。惟夏重哉。所謂水火脈欲律人是小天地。耶。整人哉。蒙恬所斷者水道耶。此土之多湯泉火脈。獨夥於彼耶。海中火火脈耶。墟地者未嘗當火脈。山崩地裂未嘗見脈之所通。渠斷諸其臆而不疑何。其無忌憚唯試之妙法。寺村發火似是可謂火脈矣。然已是一奇異。一奇異何遽律之天下乎。且村中火發地上。既非火井。與夫淺深之說。皆不通也。至謂置硫黃水中。而水不溫。其說之窮。可以見矣。博物志所謂水泉有石硫黃。其泉則溫。今徵之事物而可信。

矣。又有巖礬為根者。陳仁錫所謂溫泉所在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為不失耳。但太冲辨浴法。其裨益於浴者。不為不多。太冲之一時之良也。惜哉。一定權衡。唯拘所見言之。無文烏能行哉。湯泉治病固此際。舊俗其有益於山野之民。廣矣。大人君子非所恃也。然有時乎有恃。余亦非徒游也。余駁太冲說。欲舉其善已。今取其浴度浴法。浴禁并余所親試。以告游浴者。太冲曰。其初浴也。胸腹開豁。頻飢能食湯之應也。四五日後。或下利腹。



微痛若裏急者亦治驗也余浴草津一兩日入槽  
二三次覺腹中拘疔微痛既而心下痞鞭皆云腹有  
痞辟者不堪此泉也余頗疑懼然亦恃太冲之言矣  
果下利二三行後不復痞也皆云此湯以暴為要不  
拊則効不多余試拊一日胸腹如初用鍼而愈後拊  
大暴不復痞也然羸人老人皆不宜暴也余在草津  
見及斃暴下者二人其一一人年三十餘治之即甦一  
人五十餘快暴而貪氣絕而死矣由是觀之取一旦  
陰釀巨害可不戒乎太冲浴度一日二三次為律羸

人一二次強人或三五次過之則疲勞草野愚民一  
日或至十餘次不啻不能治病將傷害生命余觀浴  
草津者大半山野之氓大抵十次為常其不就暴者  
自汲以灌其頂數十遍余亦倣其為千百人皆然如  
無其害太冲曰凡浴者先浮槽邊可頓處徐徐灌注  
兩肩及腹背浸巾洗面平心和氣如稚兒為水戲而  
後沒入槽內霎時溫體必以周身煖透為度灌洗沒  
入以再固為律此是浴湯之要不可易者也余今用  
此法日浴三四次實得其宜耳太冲曰浴中最須碎

風寒浴則汗出腠理開易傷寒是誠然余非不警早已感冒可慎已又曰浴後戒假寐誠然余謂出浴須速更衣濕引邪氣若衣濕而不更則自乾夏月浴者多不更浴衣如此水氣必入後恐生害耳大冲曰浴治時禁生冷肉食豈嫌以腹為鍋耶殆為之捧腹耳草津俗法禁在浴後頗得古人將息意又關西浴後忌浴常湯太冲辨之為是又信忌浴後灸草津倍法瘡家必用灸浴後日浴常湯為妙土倍同異耳余游湯泉不少莫盛於草津之莫酷於草津耳

庚子八月初二

手錄草津客舍

登金洞山記

譏而不征其關曰笛吹余遊草津湯泉而歸路已入關之下右折入田野今茲關東有傷稼之水笛吹川亦溢傍川之路盡破馬行極艱川漸遠而路漸平行行十數里忽得一大路忽得一大門中有街開店待客此山香火之盛可知矣少婦競出延行旅如吠客之犬如爭菓之狙可厭也入店飲食乃倩一村童為鄉道不謁妙義先登金洞余夢寐此山十餘年

湯遊文庫

第百卷

一六

矣天縱之緣喜有今日於樓頭望之峰巒簇々得意  
已甚登僅數里已入佳境踞石而觀之無不奇唯恐  
不能一旦盡其奇也乃呼墨斗先摸一幅東南而  
起有一大峰名曰金雞峯頭如聚指真之指天其與  
金雞並立曰天燭峰獨頭如竹筍起于千尋谷隔谷  
有仙人岩西逸北有石橋下如洞口然轉北則  
石壁峭然如千仞之墻列之樹上名曰鼓子崖隣者  
曰辨天峰頭皆山骨豈土精所凝邪又登僅數里  
金雞天燭在前觀則已轉山脚則房總之海將寒裳

耳又得一幅大抵一峰一出無不可圖莫不可記余  
游山不為不多常患鮮可記獨此山多奇筆不遑因  
文不遑記足常不借目口徒呼奇絕爾登凡六里得  
一衡門正東面遙與房總諸山相對余搜羅鍼試  
遠鏡童子嬉々貪而不措余又摸一幅起自南其  
峰卑者猶且千仞突兀稍高稍銳如錐如鑿重而剪  
向則錐最高者將鑽天爾自衡門至祠二里而近其  
際最多奇距祠一里有石門高五十餘丈廣可十  
丈實一片大石也藓苔生樹筍之如山近之石壁也

壁有孔至則路通而門何奇門內有一石峰余姑名曰筆頭岩真如筆頭然其高石門數丈仰觀多時奇絕至此極矣過門數十步有一石壁間化窟中靈泉涌出而飲焉寒烈徹骨頓消苦換至祠憩息祠者祀日本武尊寺僧曰武尊東征之日始登此山故祭焉祠旁有寺曰嚴高寺祠之上方又有石峰上置石人名曰大日蓋釋氏所配祀也余姑名曰大日岩至岩頭可三里石磴百餘級路窮而板石峰窮而石隙僅容身名曰磨鬚岩累石表可登乃石

人所居也下瞰三面皆谷石峰並一皆立其谷身所攀不知其高不見其深賭旁峰之高而我足軟目將眩東北之望最美口稱奇絕不已忘身在危嶮又命墨斗換一幅童子在傍說名義陋不可記但如鬼面其稱頗副矣其岩如華表圍立梢末表頭如盾面貌似周其上三峰奇秀左右前後靈列雜立皆表於巒樹梢又有二大石而人立如相揖而未進如肩隨而罄折欲一求名狀以記日已西傾乃下再入寺而憩扣寺僧以山之游踪祠之起本僧唯說道士



湯乃天... 山口...



大日峯所望



湯乃天... 山口...

皇清文草  
高四卷



大日峯所望

皇清文草  
高四卷

此係再遊  
所圖

長清事、在百年前其前無得而說其後未有游于  
此者近有邦人高克明者化道士傳而立碑其墓側  
碑未刻僧出其傳以示據其言而知金洞之稱倍呼  
中岳聳其右者為白雲山左為金雞故有中岳之稱  
耳其祠之所叙未之詳地主神稱波已蘇神名帳不  
載亦未詳何神世人所尊崇者所謂香火之盛唯妙  
義祠、在白雲山麓磴道百餘級祠貌極壯麗聞之  
白雲山最嶮其奇不及金洞故不欲登也其祠亦未  
詳所奉祀皆以長清為開山祖其墓在金洞山上  
方

距今百二十年矣在妙義則曰長清法師今茲正當  
一百年故東叡王奏贈僧正位焉神仙固不可思議  
沒年不同乃其職由爾唯山之奇絕於海內游者何  
罕余而不記亦將何以傳然余所登中嶽一山之之  
大白雲金雞皆屬豈一旦所能盡哉

### 青霞堂記

九峰山人書堂曰青霞余留宿其堂化之記曰富哉  
堂之為名也蓋上毛山水聚其勝於西南牧之鄉西  
南牧之勝仁田是為梅首夫白雲之高峻金洞巖薛



大桁蕩莽蕪川牧水澗繞其麓為之兒為孫鋤山  
鞍山大倉小倉鹿門伊州日夜競美而獻其勝而與  
盡者必皆山人之有而此堂之為名者耶泉甘土肥  
是以桑麻之業民以富饒家釀之醇名于一方山人  
嗜書而萬卷充棟無他嗜好桑麻家釀各有主者而  
存是以范蠡之計倚頓之術山人居常不措意而屢  
中屢中而不居恬淡泊如守成而靜日夜讀書於此  
堂白雲之高峻金洞截薛大桁蕩莽蕪川牧水澗  
繞其麓乃至其為之兒孫者競美而獻其勝唯山人

而後為有余留宿其堂窺見上毛山水之勝聚此  
而會者其取之衆山之青霞鳴乎堂之為名富哉范  
蠡倚頓何與余不待其請而成竹已存請時乃搦筆  
而記壬寅夏四月初四同山伯徑游  
上毛初七訪山人於仁田里

石門記

大抵適意難復逢故余多不再游獨金洞之勝夢寐  
未嘗不在懷也會九峰山人促我再游神飛恍惚遂  
拉山伯徑而發欲恃其手而圖我適也已宿山人  
之居四月矣孟夏十有一日得霽而發仁田里循牧

石門記  
壬寅夏四月初四同山伯徑游  
上毛初七訪山人於仁田里

水而行凡十有二里其村曰小股山稍近則石奇流  
刻人賴為泉聲所奪不復相語伯經擇佳境以他園  
果是一適行十數里山已近則霧收雲散豈待我而  
媚耶伯經得意益甚抵山寺而休足雇鄉道先登第  
一門蓋門而山石而石其高幾百仞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寔門也門楣如山影其高十數仞兩楹相距  
十餘尋伯經驚呼嗟嘆遽班荆而圖門前途窮唯  
逐導而前伯經勇往直前並被藤蔓不顧導者上  
伐下披而先余與隨漸二名相呼而續焉乃坐一巖

頭以望第二門建馬鬣崖上而壁故可望不可出  
入上哀下狹偏而倚兵如左腋然但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則似矣第三門如半輪如洞口高僅十餘尺  
其屋亦不甚高其間截然不可越乃所謂馬鬣之巨  
也獨第四門開豁廣大二十餘尋高則居第一門三  
之門前臨大壑不可側隔壑而樹立者曰兔寢峰  
峰特秀而上平固不可至也蓋第三近於第二之距  
第一第四近於第三之距第四二與三遙相並三與  
四遙相對間皆可半里四門皆南面自北起數者漸



石門一





石門房二

石門房二

石門房二

石門房二

石門第三





其嶮也。伯經化圖四幅，乃成然。亦不過青綠其門也。若夫滿山金碧之美，豈一朝夕所能盡耶？今我愈益夢寐其勝，遂宿山寺而記。若前記所言不復贅也。是夜記于巖高寺客舍。

積翠堂記

南牧距東都二百有餘里，余不遠而來訪金谷山人。山人請余顏其堂，因化之說曰：蓋自發東都郊野十里，所望唯是莽叢，已過甘樂之水而藤岡而吉井山，路稍嶮，山色稍蒼，已登小嵯嵯之嶺，碗碗礪礪，峰巒

之美互競，自仁田循南牧川而東，則泉石礪礪，幽峻左右相薄，黑瀧龜洞猿嘯礪石，諸山簇簇聚會而圍繞。夫礪澤之鄉焉，乃是山人之居也。開牖蒼翠鬱鬱，侵坐襲衣，豈惟一丘一壑之故哉？是以余名其堂曰積翠。山人居常讀書於此，不復窺金谷之園，其日夜所積發而為詩，嘗以詩游東都，與吾黨二三兄弟相歡，余亦與焉。故今踐前約，同山伯經，未叩幽扉，山人為余雞黍日供，無所不至也。若夫黑瀧龜洞猿嘯礪石，諸山之勝，未盡履故姑置，然亦以論山人庭中物。

故余舉所以聚而積者命其堂爾四月十三抵嶺漢其翌有雨乃應需

最勝洞記

登石門五日得最勝洞矣洞初無名稱淳園氏徒名其山曰兩寶據有天女祠也祠名最勝之殿今取而命焉在信之佐久郡廣河原距金洞五十餘里云河恭卿為導抵寺而憇寺僧齋蠟燭而伴燭柄長五六尺照可托足之處而後猿貫而入焉洞之形如蜂房如螻蛄其口相並如鼻孔然乃脫劍舍杖匍匐自左

口入則呀然空洞可容數十人矣有水而窮梯而登其背稍下又窮于水清冷照之徹底下梯而左行可二引又窮于水乃自右口出是為第一洞第二洞淺小不足記但其水最清冷云第三洞下狹不容身扞天攀空兩脚踏兩壁而行五六步而下而可容身者磨行三四引不可容之處石隙通天故不用燭也將出後口亦踏兩壁而板已出而睹後出者如壺公出其天然伯經云如蟲之拚甲喻得而妙第四洞矮而潤奇少其水極深投石響振于洞外四洞遠



近俱在一里之間。恭卿為導，一洞而樓，二洞而僂，余二人亦不得不學焉。耳歸寺，再憇。蓋石門之奇，于天而最勝之勝，在地合之兩奇為一偶，是亦一異也。但四門宜圖，洞則不可圖。伯經之筆得閒而詩未脫稿，午後相攜歸恭卿之家。四月望夜記 于積翠堂

龜洞記

厥明四月既望，同河山二子游龜洞。以名山無別名，乃洞之顯也。自礪澤至山麓，可三里而遙。路經礪山，出礪石，工數十人化群而宋焉。循溪而行，

可二里路窮而山無逕，踞而壁之前。日山焚，故雖無荆棘之掣而喪，藤蔓之援其土墳而石泐，失足而仆者數，仰望僅半里許。自己至午始抵一椒頭榛蒙之間，弥滋無筵，導者且痛矣。余三人與隨漸，唯擇枝條之可攀，足之可托而登，足之失，猶猿懸若枝條披折，則滑焉趨趨。是以先後無常，榛蒙之中，吶喊而前。如此里餘，導者迷且惑，吾人疑懼欲罷，下亦不得。又登又下，卒達相呼相集，乃食所齋以息。而後入洞，洞口如門，正北面，高丈餘，廣亦相稱。入則益豁，然不

覺在洞裡伯經數之得六十武是為深中央高廣更  
加數伯經曰如是而已歟導者乃授燭穿左壁而  
入如蟹入穴伯經曰得非學左元放術乎疑懼之間  
後先以腹為脚蛇行而隨余亦不得不續也已入呀  
然中闊可布十餘席其照之四壁皆石乳隆起將垂  
如指如拳如臂如肩如拳足將蹴相共莫不大叫驚  
絕也滴瀝點地之窪處泓而瀦焉導復穿其左壁  
而入如初狀又中闊豁然大則殺三之一石收愈益  
奇余欲剽張公洞記語以與焉然不在今而在百年

後石乳下垂時歎余待後弟戾耳遂擊取一角以證  
此游云伯經此日極得意常超導而進乃曰試險如  
此可謂能游山歟遂題名而下余文不能加山之高  
但使茶卿輩雄于我黨為哉  
四月十七有雨不發他  
記于積翠堂伯經画教

登榛名山記

毛人屢稱榛山之勝今茲游四萬便道以四月二十  
日登河恭卿從焉山在群馬郡距松枝驛三十餘里  
遙秀于百里外其高可知路唯阻遲夙出驛舍越風

斷嶺補時乃抵其麓伯經已厭谿路此日又唯循溪  
流而行恭卿蒲柳自憐勉强從我游亦不能暢然柳  
榆相誇以拱笑耳已抵山腹伯經如有待乃手墨斗  
而前唯有松杉夾道百尺十章干雲霄是可怡悅已  
復前二三里突兀巨石嶮立路傍高出於松杉之上  
豈麻中之蓬者石耶抑松杉欲與石抗耶橫者架雲  
卧谿如屋梁如複道如尺蠖之將信愈登愈出所謂  
如巨象如狡猱如虎踞鳳翔腐語未足狀也然我曹  
已飽太宰之不易饗耳神祠在巨石之間磴道樓門

莊麗殆壓厖貌香火之盛遂使山如此俗哉豈又之  
佞神歟將神之媚人耶若不媚何容佞者求福之不  
面豈有所不臻哉問之祝司乃曰祀彥友尊或曰美  
滿持尊今祠稱滿行其義未之詳也傳說滿行事跡  
陋滋甚近時管轄東叡山云神歟鬼歟將佛陀歟余  
卒不能辨則不敢拜而下若夫大黑岩葛篋岩龜甲  
岩佛面岩俯臨石等土人艷稱姑置伯經卒不得意  
唯圖一幅恭弭苦吟而不成何以慰山靈乎維石巖  
巖奇則奇矣

十八日宿于青霞堂十九日松枝  
廿日宿于山中而燈下記

游四萬溫泉記

余與伯經游四萬湯泉雖曰烟霞亦為疾已地僻而山水不甚奇其復何記二人已試浴三四日泉性頗慣夏日無事活法切忌宰我氏之好浴後鬚然將隨睡魔界者數日遂相警勉強以記耳蓋四萬之溪在山田川上游而距高崎治百里許山田里以東泉之成蹊十有八里傍溪而家焉家之房如水渦屬于湯槽以待來者湯泉之成業亦皆為然獨四萬之泉別有蓋室而治驗之在蒸浴其法矮屋數間架之屋

下其室三四相連小於維摩之居而病者默坐寔容四萬之衆而不狹但坐下與焦熱地獄僅隔一箔是以不能久坐唯猶獠心具佛性故能堪久如余為理障所逐出耳又入又出心猿奚躁余室中語伯經曰嘗聞賊忠彌責向不拱獄吏布青竹於火上裸坐其上何太相似吾曹果首何事伯經胡盧不能答遂出日譁浪猶恐睡魔窺隙耳已而余二人與隨跟亦皆健食日加應知妙智無量之方便順逆不二也余之足西履長崎東北抵蝦夷之地其際所經湯泉甚

多不能詳記然如四萬蒸湯未之有也先余游者或  
紀山川風土或錄治驗所試其言曰香太冲以城崎  
為稱首未知有四萬也然其稱四萬泉根于乳石者  
乃阿好之說不足據也余與伯經一日登水晶山尋  
所謂乳石所產殊不如其言也但山之石生水晶肉  
閃如鍼如棘刺一拳一塊無石不然纖微如毛亦必  
圭頭六面寔性也疊巒重嶽茁乎百里外簇々無見  
其際澗水發流幽谷瀟澗豐灑日夜不休惟此深山  
不出龍蛇其氣鬱結湯泉以涌成溪成村其戶數十

餘其口數百餘舍哺鼓腹各樂其生者豈復偶然哉  
余與伯經游雖曰為疾亦惟烟霞為祟耳伯經乃命  
石工勒題名并一小詩於溪石因戲打之石肌麻起  
不成字乃笑而指其它他畫他字吟咏以消閑五月  
五日再曠滿賒酒相賀厥翌冒雨而發

歸路再過五月初六又宿山田里而續記末

浴泉記略代又

蓋毛之野溫泉甚多草津伊香保最著非其效不驗  
然主治專于一病是以毀譽亦無常獨四萬泉之良

百病莫所不可特宜羸弱人大氏羸弱人其腹有積聚結瘕而此泉能消化積聚融和結聚積聚結瘕之變其疴無數是其所以治百病也且夫泉之成湯非岩礬則硫黃為之根是以臭氣撲鼻襲衣飲之澀瀆不利人也唯此泉潔白清徹無有臭氣其味鹹而甘飲之多益人湧源沸然鹽凝成花可以烹肉滷卵矣嘗游此地宿儒老醫號稱海內無雙非妄誇我弊帚也如此不翅他方之泉皆是浴獨此湯有蒸法是其效所以殊異也蒸浴之法乃有訣而存其槩以漸

為要始至之日不欲遽浴一日唯浴于槽二三  
次自及灌頂上數十遍稍加至百餘遍三日已後始  
入蒸室先濺湯頓處平心端坐如對貴人如叩頭狀  
以蒸頭顱上不得眠不得卧久坐為妙若眠則不利  
于眼卧則癢辟動搖皆有害其初坐室一伏時一霎  
時強弱自裁焉出室而飲湯一兩口復浴于槽灌頂  
如初浴後速更浴衣切戒假寐則冷入邪隨非徒  
不能治疾陰釀巨害其他在浴時不飲冷水不食冷  
物凡生菜異食皆不宜且禁房事已服藥者唯三里

一穴不妨若瘡諸痔別設小屋以蒸患所大凡浴者  
胸腹快豁能食固其宜也五六日後或下利或腹痛  
亦治驗也罷浴一二日自然而愈若其全功必待十  
餘日後而見矣故將息法亦以臍數為限臍多將息  
亦如其日數其際不宜浴常湯灸必待二閱月後焉  
是為浴治之要略如其小節請待口授而已蓋是我  
土古來相傳之訣也吾儕不敢增損謹錄所聞以告  
四方來顧君子若夫山川勝槩自是游者之雅致身  
已在廬山中其復何言壬寅仲夏一日鄉人田村清

民撰

蝦蟆橋銘并序

夙發四萬山中沿流而下十有八里俄折度一橋入  
山田里再訪田子孝其橋倚兩岬突出相向矣嗚嗚  
千尺激而咏焉藍之水盡白余與伯經佇玩多時橋  
下一石有題曰蝦蟆溪橋亦名蝦蟆子孝曰先子躬  
此橋鄉人於今憑焉伯經為造圖主人需余贊焉前  
此有請橋銘故不遑贊山水之美乃化橋銘以題銘  
曰

王氏富窳徒在好賓有若干田生舍資為民洪水不阻  
踏虹而旋往來絡繹其澤百年五月初六出四萬信  
宿子孝氏初九宿新  
町驛十日鴻巢驛十一歸于學院此行  
伯經紀行余不復贅故略注口次





